

YOUTH
[轻|典|读|品]

凡尔纳选集

科幻名著插图珍藏本

神秘岛

第三部

L'île
mystérieuse



〔法〕儒勒·凡尔纳著 联星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麦加利号·····	529
第 二 章	新西兰的历史·····	539
第 三 章	新西兰岛上的大屠杀·····	548
第 四 章	暗礁·····	558
第 五 章	临时水手·····	570
第 六 章	谈吃人的风俗·····	579
第 七 章	到了原应该逃避的地方·····	585
第 八 章	这地方的当前局势·····	595
第 九 章	往北三十英里·····	606
第 十 章	民族之江·····	616
第 十 一 章	道波湖 ·····	629
第 十 二 章	一个毛利酋长的葬礼 ·····	642
第 十 三 章	最后关头 ·····	650
第 十 四 章	禁山 ·····	660
第 十 五 章	巴加内尔的妙计 ·····	674

第十六章	前后夹攻	684
第十七章	邓肯号为何会到新西兰东海岸来	695
第十八章	是艾尔通？还是彭·觉斯？	706
第十九章	交换条件	715
第二十章	夜半呼声	726
第二十一章	达抱岛.....	737
第二十二章	巴加内尔最后一次的粗心大意.....	749



第三部

第一章

—— 麦加利号 ——

如果说寻找格兰特船长的人们是注定了有一天要绝望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弄得走投无路了，不正是绝望的时候吗？在这茫茫的大地上，还能打算到哪里去再做一次探险旅行呢？而且又有什么办法再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呢？邓肯号没有了，连要想立刻回国都不可能了呀！那几个好心肠的苏格兰人的这番壮举就这样失败了。失败！这个悲惨的字眼儿，一个有毅力的人是听不入耳的，然而格里那凡被厄运捉弄得够了，他竟然不能不承认，要他把这救人的事业再继续下去，他是无能为力了。

玛丽·格兰特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不再提起她的父亲了。她一想到最近牺牲了的那一队不幸的船员，就要忍住一肚子的悲痛。这位少女在她的女友面前显得十分沉着，过去，一直是格里那凡夫人安慰她，现在却轮到她来安慰格里那凡夫人了！

她第一个建议回苏格兰去。约翰·孟格尔看她这样刚强，这样坚忍，心里十分佩服。他很想再提一提关于寻找格兰特船长的问题，但是玛丽用眼光制止了他，后来，她对他说：

“不能再提找我父亲了！约翰先生，我们要替这班热心仗义的人们着想呀。格里那凡爵士自然应当回欧洲去！”

“您说得对，玛丽小姐，”约翰·孟格尔回答，“他现在理当回去。而且，邓肯号的遭遇也应该让英国政府当局知道。不过，您也不要因此就放弃一切希望了。我们既然已经出来找格兰特船长了，与其半途而废，还不如让我一个人继续下去！我一定要找到格兰特船长，找不到，决不罢休！”

约翰·孟格尔提出的这个庄严的诺言，玛丽接受了。她把手伸给那青年船长，仿佛表示批准这个协议。这协议，在约翰·孟格尔方面，是要终身效劳，在玛丽·格兰特方面，是永恒的感激。

当天，商讨的结果，决计回欧洲了，并且议定尽速赶到墨尔本。第二天，约翰就去打听开往墨尔本的船期。他原以为艾登和维多利亚省城之间来往的船舶是很多的。

谁知他竟估计错了。船舶根本就很少。这地方的商船一共也不过三四只，都停在吐福湾里。没有一只开到墨尔本，或悉尼，或威尔逊角的。格里那凡要回欧洲只有到这三个地方才能搭着船呀，因为这三个地方跟英国本土之间有半岛邮船公司的一条正规的航线。

既然从这里到那三个口岸都没有船，又怎么办呢？等候便船吗？可能等得很久，因为到吐福湾来的船根本就不多。打这一带海面上经过的船倒是不少，不过从来就不在这儿靠岸！

经过一再考虑和磋商之后，格里那凡正想到要沿着海岸公路到悉尼，这时巴加内尔却提出了一个大家万万想不到的建议。

原来他也跑到吐福湾去看过一趟了。他也知道没有船到悉尼和墨尔本，但是在湾里停着的那三只船之中有一只到新西兰北

岛都城奥克兰的，巴加内尔建议就包这只船先到奥克兰，到了奥克兰，再搭半岛邮船公司的船回欧洲，那就很方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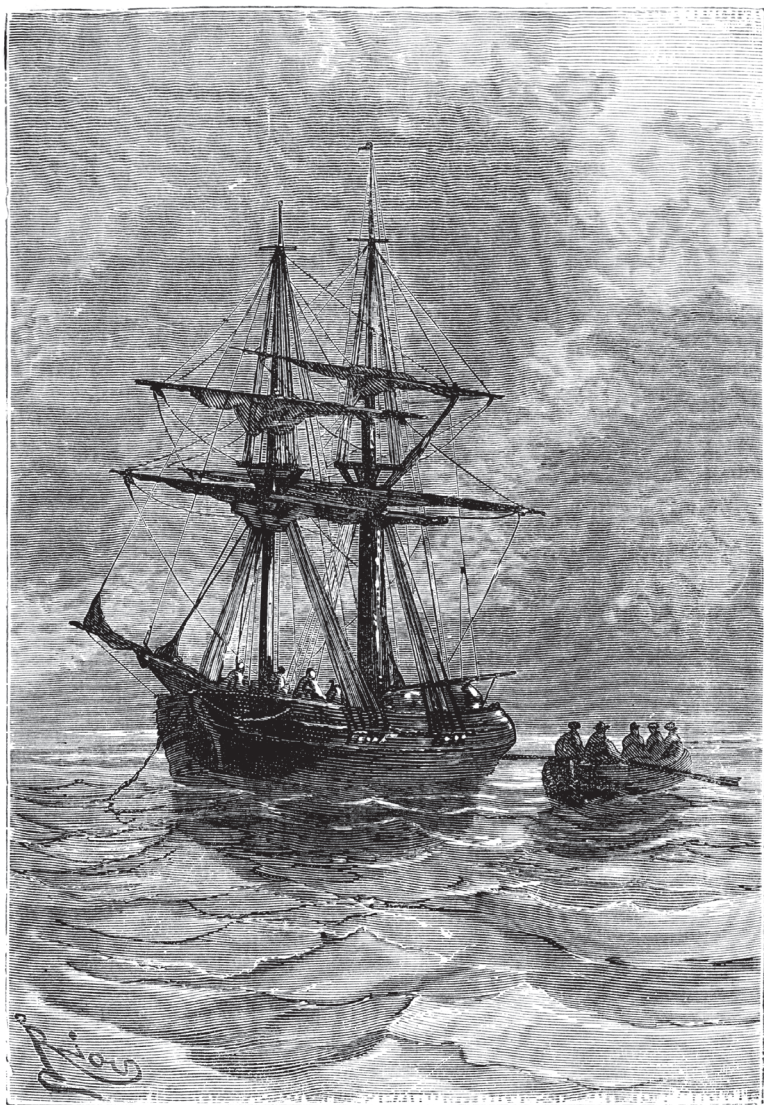
这建议，大家都认真地考虑。巴加内尔惯常总是一举就是一大套理由，这次却不如此，他只说明了一下事实，他说航程最多不过五六天的工夫。是呀，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距也不过是千把海里。

碰得真巧，奥克兰又恰好在他们离开阿罗加尼亚海岸以来就一直盯住不放的那条三十七度线上。当然，那地理学家尽可以把这事实也当作一条理由来坚持他的建议，人家也绝不会怪他固执己见。的确，这是一个很现成的机会，很可以用来在新西兰沿海一带再搜索一番呀！

然而巴加内尔没把这个理由提出来。他两次解释文件都失败了，无疑地，他不愿再冒险给那文件作第三种解释了。而且，这第三种解释能说得通吗？文件里明明说格兰特船长逃到了一个“大陆”上而不是逃到一个岛上呀。新西兰只是一个岛，这显然是肯定的了。不管是这个原因也好，或者是其他原因也好，总之，巴加内尔建议到奥克兰去等船，却丝毫不牵涉到寻找格兰特的问题。他只说奥克兰和欧洲之间经常有船来往，到那里去搭船很方便。

约翰·孟格尔支持巴加内尔的建议。他劝大家就这样办，既然在吐福湾等得到便船的希望很渺茫。不过，他认为在上船之前总应该先去看一看那地理学家所说的那只船怎么样。因而格里那凡、少校、巴加内尔、罗伯尔和他自己都一齐坐上一只小划子，他们只划了几下，就靠上距岸两链远的那只大船了。

那是一只二百五十吨的双桅帆船，叫麦加利号。它专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各口岸之间做短程航行。那船长——更正确地说，是“船主”，接待客人的态度相当粗野。格里那凡等人一看就知道那人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的态度和他船上的五名水手也



麦加利号是一只二百五十吨的双桅帆船。

都差不多。又红又胖的面孔，又大又厚的手，塌鼻子，独眼睛，嘴唇上糊满了烟油，再加上那副暴躁的神气，这一切把那位威尔·哈莱船主塑成了一个可憎的形象。但是现在只有他那只船可搭，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只有几天工夫，不能太讲究了。

“你们这班人，来找我有什么事？”威尔·哈莱一见那班生客踏上甲板就问。

“你是船长吗？”约翰·孟格尔回答。

“我就是。”哈莱说，“怎么样？”

“麦加利号要装货到奥克兰去吗？”

“是的。怎么样？”

“装的什么货？”

“什么好卖，什么好买，就装什么。怎么样？”

“什么时候开船？”

“明天，趁午潮。怎么样？”

“搭不搭客？”

“看是什么客人，只要他们吃得惯船上的大锅饭。”

“自备伙食。”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多少人呀？”

“十位，当中有两位女客。”

“我没有房舱。”

“你把甲板上的便舱让出来就成了。”

“怎么样？”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呀？”约翰·孟格尔说，船长的那种神气并没有难住他。

“那要看……”麦加利号的船主回答。

威尔·哈莱兜了一两个圈子，钉了铁掌的皮靴在甲板上踏得

的笃的笃地响，然后突然往约翰·孟格尔面前一站。

“肯给多少钱？”他说。

“你要多少？”约翰反问。

“五十镑。”

格里那凡点点头，表示可以。

“好！就是五十镑。”约翰·孟格尔回答。

“不过单是船费哟！”威尔·哈莱又补一句。

“行，单是船费。”

“伙食在外。”

“就在外。”

“好，就算说定了。怎么样？”威尔说，伸着手。

“什么？”

“定钱呢？”

“这里二十五镑，先付一半。”约翰·孟格尔说，一面数着钱给那船长。那船长接着钱就往腰包里一塞，谢也不谢一声。

“明天上船，”他说，“午前来。到时候不管你们到不到我都是要开船的。”

“准午前到。”

回答了这句之后，格里那凡、少校、罗伯尔、巴加内尔和约翰·孟格尔都离船了。威尔·哈莱头上长着一头蓬乱的红头发，扣着一顶漆布帽子，他连举手摸摸帽边行个礼都没有。

“好个老粗！”约翰说。

“呃！他倒对我的劲儿，”巴加内尔应声说，“是只不折不扣的海狼呀！”

“是只不折不扣的狗熊！”少校纠正。

“我还敢说，”约翰·孟格尔补一句，“这只狗熊当年一定做过人肉买卖。”

“管他呢！”格里那凡回答，“只要他是麦加利号的船长，

只要麦加利号是到奥克兰去。从吐福湾到奥克兰，我们少见他几天；过了奥克兰就永远不会再见他了。”

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很高兴地知道了行期就定在明天。格里那凡预先就向她们说明，麦加利号没有邓肯号那么舒服。但是，她们经过这样的考验之后，舒服不舒服是一点也不在乎的了。奥比内先生被派去购办食粮。这可怜的人自从邓肯号失踪以后，常常哭他那不幸的老婆。她是留在船上的呀，自然要和全体船员一块死在流犯们的手里了。然而这时，奥比内还是以一贯的热诚去执行他司务长的任务，所谓“伙食在外”的伙食都是精挑细选的食品，都是那双桅船的菜单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只消几个钟头这些东西都办齐了。

与此同时，少校找到一个钱庄，兑换了格里那凡汇到墨尔本联合银行的几张期票。他不愿意手上没有现金，也不愿意身边没有武器和弹药，于是他又补充了一些。至于巴加内尔呢，他找到了爱丁堡约翰斯顿出版社编的一张精制的新西兰全图。

穆拉地的健康情况很好。差点叫他送命的那个创伤现在就要好了。只要在海上过些时候，他就可以痊愈了。他打算利用太平洋上的凉风进行疗养。

威尔逊被派到麦加利号上去布置旅客们的舱位。经他一阵洗刷之后，那间便舱完全改变了面目。威尔·哈莱看见这水手在打扫，耸耸肩，走开了，让他搞。什么格里那凡，什么格里那凡的旅伴，不管男的女的威尔都不在乎。他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呢，他也不想知道。多载点重，就多挣五十镑，如此而已，这点外加的重载，在他看来，绝没有他舱里塞满了的那二百吨皮革重要。皮革第一，人是第二。他是个商人啊。至于他的航海技术，他在这一带充满珊瑚礁的险海里跑总算还有些经验。

这一天还剩下几个钟头的空闲时间，格里那凡还想到三十七度线截着海岸的那地方去一次。他这样做有两个动机。

他要把那假定沉船的地方再考察一番。事实上，艾尔通确是不列颠尼亚号上的水手，不列颠尼亚号可能真是在澳大利亚这一带海岸附近沉没的，既不在西海岸，那就该在东海岸了。这地方以后不会再来了，不能轻易放过呀。

而且，即使不列颠尼亚号不是在这里失事的，至少邓肯号是在这里落到流犯们手里的呀。也许当时还有过一场恶斗呢！这一场搏斗，这一场生死关头的抵抗，在海边就找不到一点痕迹吗？如果船员们都死在波涛里，波涛就不能卷起几具尸体打到岸边来吗？

格里那凡由他的忠实的约翰陪着，去进行这有着双重目的的侦察。维多利亚旅馆的主人给他们备了两匹马，他们就走上了向北绕着吐福湾的那条路。

那是一个痛心的搜索。格里那凡和约翰船长都闷声不响地骑马走着。不过他们俩互相了解，他们有同样的心思，因此，也就有同样的苦痛折磨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看着海水侵蚀的那些岩石，彼此都不说话。

以约翰那样的热诚和聪敏，我们可以肯定是海边的每一块地方即使是最小的湾汊，都仔细地搜索到了。照理说，那些露出水面的沙丘和倾斜的海滨，尽管太平洋的潮水不大，但是总会有一些沉船的遗物被冲到上面来的。然而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引起人们要在这一带海边作进一步寻找的迹象。

不列颠尼亚号究竟在哪里失事的，依然是一个谜。

至于邓肯号呢，没有任何线索。澳大利亚的这一带滨海地区是荒无人烟的。

然而，约翰·孟格尔却在岸边的一丛“米亚尔”树下发现了几处烧过篝火的痕迹，显然，最近有人在这里露过营。是不是这几天有土人的游牧队经过这里呢？不是。因为格里那凡又看到另一个迹象，它无可辩驳地告诉他流犯们曾经到这一带海岸上来过。

这个迹象，就是一件灰黄两色的粗毛衣，旧的，打过补钉，简直是一团叫人作呕的破烂儿，丢在一棵树脚下。毛衣上还有珀斯大牢的号码。尽管那流犯已经不在这里，但是他脱下的这张臭皮囊却是一个铁证。这件不知是哪个犯人穿的号衣，丢在这荒凉的海岸上已经开始腐烂了。

“你看，约翰！”格里那凡说，“那些流犯到这里来了！我们邓肯号上的那些可怜的伙伴……”

“是啊！”约翰压低着嗓子回答，“无疑地，他们没有上岸，他们都死在……”

“那些混蛋啊！”格里那凡叫起来，“如果有一天他们落到我手里，我一定要替我的船员们报仇！……”

悲痛使格里那凡的面孔板得和铁一般。爵士盯着那一片汪洋的大海看了好几分钟，也许他还想在那空旷的海面上能发现个把船舶啊。过了一会儿，他收敛起眼光镇定下来，接着就闷声不响地打着马，奔回艾登。

还有一项手续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把最近发生的事件报告给当地的警察局。当天晚上格里那凡就找到了警官班克斯。这位警官在做笔录时那种喜悦的心情，不由得不露到脸上来。他听说彭·觉斯跟他那伙强盗走开了，心上仿佛揭掉了一块大石头。全城的人也都和他一样松了一口气。流犯们离开澳大利亚，固然是又犯了一次罪，但是他们总算是走了。这个重要的消息立刻用电报告知墨尔本和悉尼的行政当局。

办完手续，格里那凡就回到了维多利亚旅馆。旅客们都闷闷不乐地度过了这一晚。他们的脑子，转来转去，总是在这块充满不幸的土地上打圈子。他们回想到在百奴衣角时他们是抱着多大的希望啊！谁知到了吐福湾，这希望竟这样无情地破灭了！

至于巴加内尔，他又在五心烦躁，六神不安。约翰·孟格尔从斯诺威河岸上发生事变的时候起，就不断地注意着他，觉得他



爵士闷声不响地打着马，奔回艾登。

老是像有话要说而又不愿意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追问，但那学者总是避而不答。

这天晚上，约翰把那学者请到自己的房间里来，问他为什么这样神经紧张。

“约翰，我的朋友，”巴加内尔支吾其词地回答说，“不，我是和平时一样呀！”

“巴加内尔先生，”约翰又说，“您一定有个什么秘密梗在您的心里。”

“嗯！有什么法子呢？”那地理学家指手画脚地叫起来，“我也是不由自主呀！”

“什么事叫您不由自主呢？”

“又是开心，又是失望。”

“您是又开心又失望吗？”

“是呀，到新西兰去，这叫我又开心又失望。”

“您是不是又有了一点什么眉目？”约翰·孟格尔立刻逼着问，“您又找到了什么线索吗？”

“没有什么说头啊，约翰朋友！到了新西兰就不能回去了！不过，究竟……哎！你知道，人总是这样！只要还有一口气，总是不肯死心！俗话说得好，‘气不断，心不死’，这句话要算是世界上最好的格言了！”

第二章 —— 新西兰的历史 ——

第二天，1月27日，麦加利号的乘客上了船，在那间狭小的便舱里住下了。威尔·哈莱一点儿没有提出要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女

客住。其实这种失礼也并没有什么可惋惜的，因为他那个狗熊窝也只有狗熊住。

十二点半，趁着退潮开船。锚盘一绞，锚从海底上慢慢地吊起来。天刮着西南风，不太大。帆一点一点地向上拉，五个船员慢吞吞地搞着。威尔逊很想帮帮他们，但是哈莱叫他去歇他的，不要多管闲事。他说他一向就是靠自己单干，不要别人帮忙，不要别人出主意。

这话也就是针对约翰·孟格尔说的，因为约翰看见他们做事拙手笨脚的，正在一旁好笑呢。船主既有这样的表示，他只好不去多事了，不过他心里想，万一因为船员们不顶事要危害到全船的安全，到那时，他也不管有权没有权都要参加行动的。

这时，那五个水手，在船主的咒骂下，七手八脚地忙了好半天，总算把帆拉好了。麦加利号摆起了跑远洋的架子，帆索一律在左舷上揽着，又是低帆，又是前帆，又是顶帆，又是纵帆，又是触帆，后来又加上许多小帆和插帆。但是帆尽管加得多，那只双桅船却只一点一点地往前挨。它那臃肿的船头、宽宽的船底和笨重的船尾就注定了它走不快，注定了它是一条典型的“老鸭式”的慢船。

船的情况就是如此，只好耐着性子忍受了。不管麦加利号走得怎样慢，好在五天后，至多六天后就可以驶进奥克兰港口。

晚上七点钟，澳大利亚海岸和艾登港口的固定灯塔都望不见了。海浪相当大，船走得更慢；它沉重地一下一下落到浪槽里，颠簸得很厉害。旅客们住在便舱里着实不舒服，然而他们又不能跑到甲板上来，因为雨下得太大了。他们只好规规矩矩地守在舱里，和坐牢一样。

这时，每一个人都在想心事，彼此很少谈话，连海伦夫人和玛丽·格兰特都不多谈。格里那凡坐不住，他走来走去，而少校呆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约翰·孟格尔不时到甲板上来观察观察

风浪的情况，每次，罗伯尔也在后面跟着。至于巴加内尔呢，他一个人在角落里叽哩咕噜、唧唧啾啾的，不知在说些什么。

那可敬的地理学家究竟在想什么呢？他正在想着命运支配他要去的这个新西兰呀。整个新西兰的历史，他默默地温习了一遍，这鬼地方的全部过去又在他的眼前出现了。

然而，在新西兰的历史里，发现者把新西兰这两个岛当做大陆，有过这样的事实没有呢？一个现代的地理学者，一个海员，能把“大陆”这字眼用到这两个岛上面来吗？我们知道，巴加内尔又在想着文件的解释了。这，对于他，已经成为一种偏爱，一种癖性了。在巴塔哥尼亚之后，在澳大利亚之后，他的想象力又由于一个词的启发，抓住新西兰不放了。但是有一点，只有这一点拦住他，使他不敢肯定。

“contin, contin……”他老是这样说，“这就应该是‘大陆’（continent）呀！”

于是他又回想着那些航海家发现这南半球海上两个大岛的经过。

那是1642年12月13日，荷兰人塔斯曼在发现凡第门陆地之后，就驶到了新西兰那带没有人到过的海岸。他沿海岸航行了几天，17日，船就驶进一个大海湾，湾的尽头是一条海峡，夹在两岛之间。

北岛名“依卡那马威”，这是土语，意思是“马威之鱼”。南岛名“玛海普那木”，意思是“产绿玉的鲸鱼”^①。

塔斯曼派了几只小艇登陆，小艇回来的时候还带回来两只独木舟，上面坐着一些吵吵嚷嚷的土人。这些土人都是中等身材，肤色有棕有黄，瘦骨嶙嶙，语音生硬，黑头发，头发盘在头顶上，和日本人一样，上面还插着一根又大又长的白羽毛。

① 后来人们查考出来，全新西兰的土名是“台卡·马威”。

这欧洲人和土人第一次的会见，似乎是可以建立长久的友谊关系的。但是第二天，塔斯曼的一只小艇去勘探附近海岸有没有停泊地点的时候，七只独木舟，满载着土人，来猛烈地攻击这只小艇。小艇一歪，装满了水。指挥小艇的水手长首先在喉咙上挨了一枪。他立刻跳到海里逃命。其余的六个同伴就有四名被打死，剩下两名和那水手长向大船游去，总算被救了起来，逃出了性命。

在这次不幸事件之后，塔斯曼就赶快开船。他只对土人报复了几枪，也许根本就没有打中人。这个海湾到现在还叫做屠杀湾。塔斯曼离开了屠杀湾就沿西岸向北行驶，1月5日泊在北角附近。这里不仅是回澜猛烈，土人也气势汹汹，根本不容许他着陆上淡水；于是他决心离开这片陆地，把这片陆地取名叫斯塔腾兰，意译就是“三民地”，为纪念当时的“三民会议”^①而取的。

那荷兰航海家之所以把这片陆地起名叫斯塔腾兰，原来他想象这片陆地是和美洲南端火地东边的斯塔腾岛互相毗连的。他还以为他在南美洲的南部发现了一个“大陆”呢。

“但是，”巴加内尔心里想，“十七世纪的一个海员可能会把新西兰误认为‘大陆’，但十九世纪的海员决不会这样了！要说格兰特船长又犯了这个错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不成！我还是有点想不通！”

在塔斯曼以后，整整有一百多年，没有人再注意过这片陆地，新西兰仿佛又不存在了，后来，一个法国航海家徐尔威在南纬三十五度三十七分的地方又发现了这片陆地。最初，他对土人倒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地方；但是起了一场异常猛烈的狂风，接着就是一场暴雨，把装载病员的那只小艇吹到避难湾的岸边去了。在那里，一个名叫那吉·奴衣的酋长很好地接待了那些法国

^① 国王召开的一种议会，由“教士”、“贵族”、“平民”三级代表组成，也称“三级会议”。